



王东京经济观察

中国的前景

王东京/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以前事为师
为扩需再进一言
谁来救中小企业
也说中国高储蓄
贸易保护成事不足
倾销是个伪命题
促就业岂可头痛医头
调结构何以弄巧成拙
弯道超车：湖南凭什么
限薪并非上策
给农民发购物券如何
粮食供应偏紧说
徐庄土地合作试验
质疑“土地换社保”
政府可救楼市乎
保障性住房何去何从
“小产权”的是是非非
通胀会否卷土重来
成本可推动通胀吗
“国进民退”是危言耸听

王东京经济观察

中国的前景

王东京/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序言

2008年秋，美国金融危机爆发，落木萧萧，全球一片恐慌。局势将怎样演变，中国当如何应对，时逢百年一遇之经济变局，作为经济学人，我当然不敢有丝毫怠惰。故以《以前事为师》开锣，一路跟踪，一路写来，不知不觉便有了这数十万字的篇幅，今天得以与读者见面。

本书是继《中国的难题》《中国的选择》之后我个人“经济观察”系列的第三部，所录文章也都发表在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。要说的是，这次辑录出版冠名《中国的前景》，并非我要给读者描绘一个什么图景，而是因为很多文章讨论的皆是中长期问题，关乎国家的前途。当然，本人有自知之明，一介书生，从不相信自己能改变什么。然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对国家大事发表一些意见还是应该的吧。

很庆幸,我自三十四岁做了教授之后,就不必再为评职称写文章。1997年开始在《中国经济时报》写专栏,十余年来,我先后在《经济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等报刊开专栏,每周一至两篇不曾间断。所以如此,我想应与功名无关。古人云:文章千古事,微言大义,立德、立言、立行。我虽不敢有此奢望,然“不因一己之恶而兴谤,不因一己之喜而饰非”却是自己一直恪守的准则。现在时过境迁,很多事已昨是今非,不过回头看,我多年前对中国经济的许多判断今天仍不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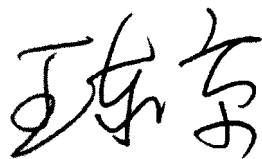
一本新书的出版,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。我曾谢过导师,也谢过编辑,这里我要特别向1993年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学员致谢。可以说,是他们协助我完成了从“书生”到党校教员的转变。十八年前我进中央党校任教,刚三十岁出头,对国情一无所知,是那届学员教会了我怎样看世界,当年与他们在一起切磋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哪承想,一晃近二十年过去了。逝者如斯,我已人到中年,那届学员也多数退休,大家现在见面的机会不多,但我会永远铭记他们的教诲。

去年年底,校委让我从经济学部调教务部工作。虽在同一所学校,但工作重点已从教学转向管理。往后的日子里,我会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,但写专栏怕是难得坚持了,不是不写文章,不可能封笔,只是不能再每周写一篇。说实话,我非常乐意与读者保持沟通,不论是否赞同我的观点,也不论是褒是贬,读

者的反馈对我都是弥足珍贵的。

回头再说中国的前景。是的，作为改革的同路人，我一向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，而且对改革也充满信心。面对这场金融危机，中央政府运筹帷幄，果断出手，中国不仅率先走出了低谷，而且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领跑者。还不仅如此，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进入更深的层次：转变发展方式，优化经济结构，调整利益分配，推动政治民主……这些，我相信都将成为中国未来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。

两千年前，据说汉武帝夜观天象，目睹五星连珠，认为“五星出东方利中国”。在我看来，金融危机后的中国经济，正开始新一轮起飞。世界格局正在改变，浩荡潮流，不可逆转。我们有幸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。这个时代，中国必将创造出无愧前贤后世，而且比大汉盛唐更为辉煌的奇迹！



2010年夏于北京西郊大有庄

提 要

■ 扩需方略

以前事为师 || 3

说 2008 年是中国经济较为艰难的一年,我同意。但要指出的是,今天我们遇到的困难,其实 1998 年也碰到过。历史有惊人的相似。十年前亚洲发生金融危机,如今美国发生次贷危机;十年前国企下岗职工 1200 万人,如今民企也有 1200 万职工失业;十年前长江、松花江发生特大洪灾,而今年先冰灾后地震,经济损失皆百年不见。古人云: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。既然以前经历过,那么总结“前事”并加以借鉴,对解决今天的困难肯定有帮助。

4 万亿元扩需资金怎么花 || 7

政府投资可拉动内需,无疑问。但前提是政府只能投资公共品,一般竞争性行业则应鼓励企业投资。当然,这并不是说政府在

非公共品领域可以不作为,不过政府当务之急是减税。不仅增值税要转型,税率也要调减。比如将所得税与增值税各下调五个百分点,不少企业即可转亏为盈。另外,为了刺激企业投资,政府还可提供贷款贴息。粗略算,假如能拿 500 亿元贴息,撬动社会投资少说也有 1 万亿元。四两拨千斤,政府何乐而不为!

为扩需再进一言 || 11

有消息说,中央财政今年将有近 3000 亿元投入社保,数字不小,可见政府足够重视。现在的问题是,这些钱该怎么花?我的意见很明确,雪中送炭,即优先保三类人:一是城镇低收入者,二是进城农民工,三是农村老人。不是富人不该照顾,但保富人毕竟是锦上添花,至少近期不必作为政府考虑的重点。

谁来救中小企业 || 15

此次中小企业大量破产,部分或许是经营不善,但多数却是外部环境所致。有目共睹,由于美国发生次贷危机,美元单边贬值,致使人民币币值对外上升了 25%。这等于说,中国出口品价格平均上涨了 25%。若产品质量未大幅提升,价格涨 25%,竞争力减弱,出口受阻可想而知。麻烦还在于,由于人民币有升值预期,大量国际游资涌入国内,于是导致国内流动性严重过剩,CPI 一路飙升。为控制通胀,央行不得不收紧银根。到去年年底,法定准备金率调至 17.5%,而贷款利率达 7.47%。不要说借贷成本高,就是企业贷得起,由于银行头寸紧,要贷款的企业多,僧多粥少,中小企业也是告贷无门。

勿误读“积极财政政策” || 19

所谓积极财政政策,并不单指财政扩张(赤字预算),同时也包括

减税。这并非我的主观臆断,有事实为证。比如去年国务院实施积极财政政策,政府一方面发国债,而且也同时推出了结构性减税。不错,我反复想过,积极财政政策的确应包含发债与减税两方面,发债扩大政府投资是积极财政政策,减税支持民间投资也是积极财政政策。即是说,但凡能刺激投资的所有财政举措,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。

■ 提问金融危机

别高看了经济学家 || 25

金融危机明明是政府的过失,可人们为何一定让新自由主义出来背黑锅?研读经济学数十年,不敢说对新自由主义了如指掌,但有代表性的著作倒是读过不少。至少我未见哪位经济学家完全反对政府干预,他们反对的不过是政府的过度干预。新自由主义掌门人弗里德曼在他那本著名的《自由选择》一书中曾白纸黑字写得明白:政府的职责是“国家安全、社会公正、公共管理与救济贫民”。显然,经济秩序事关国家安全与社会公正。对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,政府怎能不闻不问呢?政府不作为,与新自由主义何干?

也说中国高储蓄 || 29

近来美国人的逻辑很怪。世人有目共睹,这回金融危机原本是美国自己疏于监管,导致次债泛滥,杠杆率过高与金融衍生品的过度证券化。可他们不躬身自省,却把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。恶人先告状。美国先是指责中国政府管制汇率,说人民币应该升值,后又埋怨中国人太节俭,储蓄率过高。关于人民币汇率我多次写过文章,这里不再说,至于中国的储蓄率,我至今想不出这与美国的金融危机有何瓜葛。

贸易保护成事不足 || 33

一个国家实施贸易保护,哪怕你说得天花乱坠,其实质都是保护弱势产业。问题就在这里,明知是弱势产业,可为何还要护短呢?我看到的解释是,政府要保护就业。粗听起来也似乎在理,然细想却未必。想想吧,若政府不护短,而是将优势产业做大,不也一样能扩大就业吗?很奇怪,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闻名天下,也未见人反对过,可为何一碰到现实就忘到九霄云外了呢?

人民币升值中美俱伤 || 37

美方拿“逆差”与中国说事,借口并不高明。而且据我推测,美方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,真正目的还是逼人民币升值。可人民币升值不仅对中国不利,对美国也不利,是两败俱伤。尽管人民币升值会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,但整体看,不可能改善美国的逆差。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口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,而这些产业美国并无优势,美国不从中国进口就得从别国进口。终归是要进口,美国的逆差当然不会改善。退一万步,即便按美方所说,人民币升值能改善美国的逆差,可代价呢?

倾销是个伪命题 || 41

所谓倾销,是说一国产品卖到国外的价格低于国内价格。这怎么可能呢?既然国内可以卖高价,谁会舍近求远低价卖到国外去?我不信哪个商家会那么蠢,也不信世上真有倾销这回事。除非有政府补贴,不然倾销就是个伪命题,是为推行“贸易保护”杜撰出来的借口。

■ 保增长促就业

不必担心 GDP“保八” || 47

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并无必然联系,人们大可不必再为能否“保八”争来吵去。其实,“8%”就是一个数字,在当今体制下,数字出政绩,政绩出干部。只要 GDP 与政绩有关,地方官员做大 GDP 有的是办法,易如反掌。想当年,国务院也曾提出“保八”,结果呢?各省市报上来的数字达 11%,大出所料。中央要求压水分,左压右压,最后还有 7.8%。不管你信不信,我认为今年 GDP 增长绝不会低于 8%,不信我们赌一手。

促就业岂可头痛医头 || 51

当前农民工大量失业,根本还在企业开工不足。据说年前珠三角失业的民工节后大量涌向长三角,令江浙一带的求职者猛增了 30%。只可惜长三角的企业现在不少也是苦苦支撑,自身难保,它们怎敢贸然招人?所以解决就业问题,我认为有效的办法还是支持企业恢复生产。政府近来一手发国债,一手放银根,扩需效果好,有目共睹,但也有美中不足,那就是没有大手地实质性减税。

发展经济何必总喊“口号” || 55

所谓“口号”,通俗地说,就是便于口头传播的号召。人家西方国家是否有口号我没研究过,不敢妄言。不过即便有,我想也绝不会像中国这样多。国人提口号本领一流,无论政府还是社团,但凡做大一点的事情,往往都要先提口号。我不反对口号,也不否认口号有动员功能。但换个角度想,人们所以提口号,那一定是指某项

事情难办,需反复强调,否则若是手到擒来,提口号岂不多此一举?

调结构何以弄巧成拙 || 59

主张政府调结构的学者,不知是否想到过下面三个前提。具体说,若让政府作为调结构的主体,第一,政府要知道什么是好的结构;第二,政府官员要比企业家更懂得尊重市场规律;第三,用行政手段调结构要比市场机制更有效。若此三点成立,政府出面调结构我无从反对。问题是以上三个前提站得住吗?左思右想,我觉得这中间大有疑问,而且至今未见有令人信服的论证。

弯道超车:湖南凭什么 || 63

湖南选择走新工业化的路,肯定对,本人也曾写文章支持过。问题是湖南地处中部,谈不上有区位优势,且工业起步晚、底子薄,与周边比也无优势可言。手中无优势却要弯道超车,湖南凭什么?是的,湖南人有一股子劲,敢拼,也能拼,但我认为仅有拼劲并不够。好比你开的是拖拉机,别人开的是小汽车,拐弯处你却要强行超车,你觉得成功的希望会大吗?

收入分配变轨

何以提高“两个比重” || 69

关于提高“两个比重”,两年前我就分别写过文章,今天观点仍不变。不过最近我发现,提高“两个比重”说的其实是一回事。试想一下,若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,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行吗?当然可以通过减个税,但减个税照顾的只是中高收入者。若劳动报酬比重不提高,居民收入不可能普遍提

高。这样看,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,关键是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。没有这个前提,舍本逐末,一切都是空谈。

农民收入可能下滑吗 || 73

增加农民收入当务之急是政府要下决心调减增值税,至少降五个点。唯有减税让利,企业才可能扩大生产,创造更多就业岗位。其二是尽快完善社保体系。据说今年国债规模达9500亿元,政府有钱,也有意投入社保。若消息可靠,那么应该优先照顾农民工。其三是打破户籍限制。凡在城市打工三年以上的,应允许就地落户,对他们要一视同仁,让其享受当地市民的一切待遇。

限薪并非上策 || 77

当下国企高管薪酬的症结,并不在年薪的高低,而是年薪制度设计有缺陷。这几年我走访的企业不少,与职工座谈,发现职工对高管薪酬有意见,不完全是因为高管拿钱多,而是年薪未能与贡献挂钩。大家议论较多的一种现象是,有些人本来在政府为官,对管理企业不在行,可一旦感觉升官无望,就设法转入国企任高管,摇身一变,年薪上百万。是他们对企业贡献大吗?非也。对企业无贡献却拿高薪,无功受禄,老百姓怎会没意见呢?

农民增收三大重点 || 81

改革开放三十年,中国经济龙精虎猛,GDP总量已跻身全球第三,不容易,了不起。然而问题在于,如此庞大的经济体,若再主要靠出口拉动怕是不现实。横观天下,目今国家间贸易战狼烟四起,摩擦不断,这说明主要依赖外需已行不通。防患于未然,中国不如改扩内需,而且我也赞成把重点放在扩大农民消费方面。可当下

的困难是,企业产品再多也不会白送人,而农民收入低,囊中羞涩,让他们拿什么消费?看来要扩大农民消费,归根结底得增加农民收入。

给农民发购物券如何 || 85

既然政府有意提供补贴,那么就不如直接给农民发购物券。相对定向补家电,发购物券至少有两大好处。第一,可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选购权。众口难调,一个人需要什么只有自己最清楚。同是农民,张三需要家电,也许李四并不需要,若政府只补买家电的,对李四岂不是强人所难?第二,有利于企业调结构。企业生产什么或生产多少,一定是看需求,按需定产。若政府定向给补贴,需求就可能被扭曲。如此一来,企业调结构势必南辕北辙。

■ “三农”走向

粮食供应偏紧说 || 91

政府与其提高粮食保底价,倒不如补贴农民休耕。有计划休耕可减少粮供,供应偏紧粮价自不会下跌。再往深想,对国家粮食安全而言,储粮其实不如储地。只要耕地在,有生产能力,日后一旦粮食短缺,三个月就可把粮食种出来。由此看,适度储粮必要,但不是越多越好。若现有耕地不减,储备够半年之需足矣。

补贴农业不如放开价格 || 95

粮食安全是我们大家的安全。放开粮价,不过是让大家一起为粮食安全买单。这种见人有份的事,政府何必一家独揽呢?说到这里,有个误会要澄清,很多人担心放开粮价会引发通胀,其实这看

法是错的。举个例子,假定全社会只有 200 元钱,100 元可买 50 斤大米,另 100 元可买一件衬衣。现在大米涨价了,50 斤大米需 120 元,那衬衣必降 20 元。大米涨价而衬衣降价,价格总水平怎会变?如若衬衣价不减,那仅有一种可能,就是人们手里的货币多了。

徐庄土地合作试验 || 99

徐庄土地合作社,其实就是一个公司。从经济学角度看,对比分散经营,合作的优势一目了然。最明显的是,农民的市场地位会提高。过去农户小生产,势单力薄,无论采购还是销售,价格上只能任人摆布。如今有了合作社,背靠大树,农民也就有了还价的能力。另一方面,水利设施是共用品,过去谁都想搭便车,没人肯投资。现在有了合作社集体投入,基础设施也会随之改观。

质疑“土地换社保” || 103

我不同意土地换社保,是因为社保不是商险。在某种程度上,社保其实具有公共服务的性质,所以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,社保都是社会统筹与个人缴费相结合,而且大头资金皆由政府出。如此,若让农民用土地换社保,这明显与社保的公共服务性质相抵触。我不是说农民不该缴费,该个人出的部分当然要出。我的意思是,个人缴费不至于要用土地换。一般地说,进城务工比种地的收入要高,若留守农民交得起费,进城农民工不会交不起,为个人缴费是用不着放弃土地的。

又见民工荒 || 107

学界一片惊呼,中国人口流动已出现“刘易斯拐点”。有人断言,改革开放三十年,随着农业劳动力不断转向工业,工业部门的

迅速扩张已将农村剩余劳力吸收殆尽。时至今日,劳动力供给已从过剩转为短缺。是这样吗?我可不这么看。不是中国不会出现“刘易斯拐点”,我相信这个拐点很快会到来,但今天还不是。支持此判断的事实是,2008年受金融危机冲击有2000万农民工返乡,而这些人至今不少仍滞留在农村。

■ 住房与民生

政府可救楼市乎 || 113

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人,到底该不该去救市?事实上,当下政府面对两种诉求:等着买房的盼价跌,而等着卖房的却希望政府救市。各执一词,你说政府听谁的?自古难两全。若让我说,我选不救市。价格是市场信号,价涨代表短缺,价落说明过剩。商品过剩政府若再给保护,火上浇油,会造成资源更多浪费。

房价与地价:鸡与蛋的故事 || 117

人们两年前批评高房价,当时矛头是指向开发商;可这次房价上涨,很多人说是因为地方搞“土地财政”抬高了地价。千夫所指,于是“土地财政”也就成了众矢之的。究竟是地价推高了房价,还是房价拉高了地价?表面看,这问题不简单,很有点像“鸡”与“蛋”的关系。鸡生蛋,蛋生鸡,但世上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,的确难以说明白。不过从经济学角度看,高房价与高地价谁因谁果,我倒认为可以说清楚。但前提是大家要遵从经济分析的逻辑,不能只看现象忽略本质。

保障性住房何去何从 || 121

每年“两会”热点都多,而今年的热点之一是房价。说来也是,目今房价居高不下,令普通百姓望而生畏,为民代言,“两会”代表(委员)责无旁贷,不奇怪。也是“两会”期间,温家宝总理承诺,说要把今年的房价稳定住,办法是加大政府投资,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。居者有其屋,加大供给当然好,但问题是保障性住房怎么建?好事办不好,老百姓照样会怨声载道。

“小产权”的是是非非 || 125

“小产权”作为一种经济现象,虽令人棘手,但也怪而有趣。说它怪,因为此现象今天西方国家并没有,改革开放前中国也不曾有。而说它有趣,是到了近二十年,骤然间在城乡结合部风生水起,遍地开花。为何会这样?学界有多种解释,而我认为是与以下条件有关:第一,土地分属国家与集体所有;第二,城市“大产权”供应不足而房价高企;第三,对集体土地征用的补偿明显低于市价。没有这三个条件,“小产权”是断不可能出现的。

林权改革谁来补台 || 129

对林权改革的方向,我从没怀疑过。所谓“山定权、人定心、树定根”,意思是说把“林权”界定给农民,放权于民则人心稳定,农民会对山林倍加爱惜。然而令人费解的是,三年前葛源镇实行“林改”,随后集体林场解散。原本以为,农民拿到“林权”后会爱惜山林,可想不到,有些农户却将自己山上的用材林一砍而光。面对大面积砍伐,政府只能干着急,管不了。因为林权归了农户,农民享有处置权,砍伐自由,何时砍、砍多少都是农民的事,政府想管却师出

无名。

■ 看不见的手

通胀会否卷土重来 || 135

央行最近多次说,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变。做这样的表态可谓用心良苦,目的无疑是为稳定军心。不过表态归表态,若从经济逻辑看,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可能长期不变。想得到的,一旦物价回涨,央行怎可能无动于衷?要知道,物价上涨有惯性,若是放任不管,等通胀真的到来时政府怕是措手不及。有过多次教训,政府这次绝不会再让自己被动的。

成本可推动通胀吗 || 139

关于通胀有个误区,那就是所谓“成本推动通胀”。此说流传甚广,而且我看到的教科书谈到通胀时也都说有三种:一是需求拉动,二是成本推动,三是结构性。第一种我当然赞成,但说成本与结构能推动通胀,牵强附会,我不同意。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曾说得清楚,通胀是货币现象,只要货币供应不超量,就不可能会通胀。举个极端例子,假定全社会一年只生产两个商品:手机与计算机,价格均为2000元,价格总额为4000元。若年货币量(购买力)也刚好4000元,请问通胀何以发生?若手机涨价,受货币量约束计算机降价,这样有升有降,物价总水平不会变。

假如没有“黄牛党” || 143

春运高峰一年一度,是老问题。每到这个时候,铁路部门就兴师动众,手忙脚乱。当然最苦的还不是铁路部门,而是那些急着回